紅樓夢影/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一回　顫鸞篦如玉吹笙　囀鶯簧雙紅度曲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璉叔姪三人從隱園回來，到榮國府給王夫人請安。

恰巧姊妹、妯娌們都在上房閒談，彼此請安問好。不多時，寶玉、賈蘭也回來。賈璉就說起邢大舅挨打的事來。王夫人說：「這是怎麼說？那麼大年紀了，也不知打的輕重？」賈環笑道：「橫豎也夠他受的！」王夫人向賈璉說道：「你打發個人去送幾兩銀子看看！」賈璉笑道：「這倒好，挨頓打就得銀子，明日我也出去招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下作東西，也不怕小嬸們笑話。」賈璉說：「妹妹們不笑話我。」尤氏說：「還有姪兒媳婦呢。」賈環說：「要不是老蓉，再不能白打白散。」賈蓉說：「倒不是怕事，我同著叔叔出去鬧事，不用說外頭，家裡那頓打就足了。我可和誰要銀子呢？」說的都笑了。寶玉說：「虧了我沒去！」尤氏問道：「你去了怎麼著？」李紈笑道：「自然是幫著打呀。」寶玉說：「我最怕打架的，不信問蘭哥。」賈蘭說：「有一天，下衙門走了不遠，遇見打架的，頂馬知道脾氣，繞著小衚衕回來。」尤氏說：「要派你出兵打仗呢？」寶玉說：「橫豎我一輩子不當那差使。」說的都笑了。王夫人說：「你們去罷！好讓我們解悶。」賈璉等答應著退出。玉釧問：「作什麼？好預備。」尤氏說：「人多搖攤好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那倒有趣！」尤氏笑道：「我的主意總合太太的心。」李紈說：「既是這麼著，明日你就告個長假，過來伺候太太，保管你又不願意了。」說的連丫頭、老婆子都笑了。只見二門上的婆子拿著個紅帖子回道：「王大爺家大相公成家，請太太、

璉二奶奶吃喜酒。」玉釧接過遞與王夫人看了，問道：「他們家誰娶親？」平兒說：「想來是板兒，那兩個還小呢！」王夫人說：「只好你去罷。我出四十兩銀份子，再送份禮。」平兒說：「送禮也就是一壇酒、一隻羊、兩掛百子鞭、五斤一對的喜燭。那麼遠怎麼去？」王夫人說：「只好住四五天，看看鄉下娶親的熱鬧，回來說給我們聽。」正說著，回進來二位親家太太來了。才說了個：「請！」只見薛姨媽、李嬸娘一同進來，有幾個丫頭、僕婦跟隨在後。

眾人迎到院裡，請安問好。王夫人問：「怎么二位同來？」說著進房坐下。薛姨媽說：「親家太太到我那裡，說要到這裡來，所以就一同來了。」奶奶們遞了茶，玉釧笑道：「又來了兩位送錢的老太太。」薛姨媽見桌上擺著籌碼盒子，就知是搖攤，便問玉釧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們送錢？」玉釧笑道：「姨太太那一回耍不輸呢？」尤氏問：「誰搖哇？」李紈說：「你搖罷！」尤氏說：「我押，叫璉二妹妹搖！」於是大家押起攤來。玉釧算帳，增福打水錢。玩了半天，到吃飯時候一算帳，莊上贏了一百七十六千有零，薛、李二位太太倒輸了六十多千。薛姨媽問玉釧說道：「你可說著了！」玉釧笑道：「我們璉二奶奶下村的盤纏有了！」薛姨媽問：「二奶奶上那去？」王夫人就把王家請的話說了一遍。

湘雲問道：「那劉姥姥不知還有沒有？可惜那『攜蝗大嚼圖』沒畫完，明日叫四妹妹找補上，傳到後世竟是一段佳話。」寶釵說：「你何不就作一部大觀佳話。」湘雲說：「叫我作，我這一枝春秋筆可不留情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自然是寓褒貶、別善惡。」李紈道：「好熟《三字經》。」寶釵說：「皆因這兩天芝兒念呢，不然也就忘了。」於是大家說笑了一回。吃了晚飯略坐了坐，李嬸娘住稻香村，薛姨媽同湘雲仍在蘅蕪院住，尤氏回東府不提。

且說湘雲同薛姨媽回到蘅蕪院，那掌珠姑娘還等著見姥姥，把個薛太太樂的摟在懷裡就問：「我給你帶來的玩藝兒瞧見沒有？」嬤嬤說：「外頭交進四個匣子，說是太太給妞兒的，我們等奶奶回來才打開呢。」薛姨媽聽了這話，更疼的不知怎樣才好，說：「快打開，給我這寶貝看看。」原來是四個極細巧的自行人兒，說這是大舅舅帶來的。湘雲說：「難為大哥，有這耐煩兒。」薛姨媽說：「聽見還有個會飛的，須得大院子才放得。他要送這裡姨媽呢。」又說了幾句散話，各自安歇。半夜裡下起雨來，到了次日，仍是濛濛細雨。那滿院是芳草經了這春雨，淺黃、深碧，映著那石上的蒼苔，十分有趣。

將梳完了頭，見園門上的婆子拿著封信說：「這是山西隨折差來的。」湘雲看完，

遞與薛姨媽看，說：「忙什麼，還都小呢！」湘雲問：「你聽見幾時取回信？」婆子說：「問了差官，有幾天耽擱呢。」湘雲叫翠縷拿一吊錢賞那婆子。說：「大雨的，累你了！」婆子謝了姑奶奶，自去聽差。湘雲向姨媽說：「這信上卻很願意，但是這裡不提，先不用說。倒是新近璉二嫂子托我，要向媽媽求親，說仙保作媳婦，不知府上願意不願意。先叫我提提，如果願意，再求二嬸娘作媒。」薛姨媽說：「沒什麼不願意的，仙保比苓哥大兩歲呢。」湘雲說：「寶姐姐不是比寶哥哥大兩歲嗎！」薛姨媽說：「他們倆作了親家，卻是合適。」翠縷笑道：「那就是顯道神遇見地裡鬼了，誰也別說誰長，誰也別說誰短。」湘雲瞅了一眼，說：「這又到了你嘴裡了。」翠縷說：「我知道，當著他們不說。」只見王夫人處打發人請吃飯。此刻雨也住了，出了蘅蕪院遠望稻香村，一路杏花半開，間著些垂柳。只見李嬸娘扶著小丫頭，李紈婆媳跟在後邊。李紈說：「這才是『好雨知時節。』」薛姨媽說：「下三天都不多。」李嬸娘說：「看起來今年是好年頭兒。」李紈說：「別的還是小事，人去好些災病。」湘雲搖著頭說：「這位大太太惻隱之心普的很呢。若是下澇了，又是天公的不是了。」一路說著話，已到上房。只見平兒打扮著帶了苓哥，還有巧姐的嬤嬤、苓哥嬤嬤，王夫人說：「去罷，道兒遠。」李紈說：「出份子，可少吃，看人家笑話。」湘雲說：「那也沒什麼，不過再畫一張『後大嚼圖』。」說的都笑起來。於是平兒辭了眾人，出去上車，往城東去了。

這裡吃過早飯，人回：「東府大奶奶同璜大奶奶來了。」只見尤氏、金氏一同進來，都請安問好。王夫人向金氏問道：「你怎麼總沒來？」金氏說：「因病了，一向總沒出門，所以沒給嬸娘請安來。」湘雲鄙其為人，向寶釵使了個眼色說：「寶姐姐和你借樣書。」寶釵說：「什麼書？你自己找去，左右在那隔子上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一同去了。這裡尤氏說：「昨日輸了，今日找老太太撈本兒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們聽聽，我也是輸家兒。」玉釧說：「大奶奶帶了幫手。」尤氏說：「這倒不是，才在府門外頭遇見的。」玉釧說：「贏家走了，沒人搖。」尤氏說：「璉二奶奶不在家，叫環三奶奶搖。」如玉說：「我可不會。」玉釧向尤氏說：「那有輸給璉二奶奶，拿三奶奶墊的？太太借給本兒，我搖。再耍輸了，看怎麼著？」於是大家押起攤來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湘雲、寶釵到了東所，小丫頭說：「奶奶同大姑奶奶來了。」就有人打起簾子。進房來，見寶玉給芝哥理字號。見他們進來，站起身來讓坐。湘雲說：「這才是教子成名呢！」寶玉說：「我不教了，找大姑姑教罷。」湘雲瞅了一眼說：「又不是我的兒子。」寶玉說：「咱們換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別說，妞兒和我親的很呢！」翠縷說：「那幾天姨太太家去了，他知道想，問姥姥怎麼不來？」襲人說：「我就愛那小樣兒，一點不像姑奶奶那時候，非凡的淘氣，我們跟著挨了老祖宗多少罵！」湘雲說：「你愛，就認

你作乾媽。」襲人說：「我可沒那麼大造化。」寶玉問：「妞兒認字沒有？」寶釵說：「認了好些，天天早起認給姥姥瞧。」正說著話，回進來梅大爺來了。寶玉站起身說：「失陪了！」就出去會客。

寶釵向襲人說：「你隨便弄點什麼吃的點心，等上頭的還早呢。」麝月說：「不說還忘了呢，有三姑奶奶送的四盒餖飣、一罐奶茶，說是他們廚子作的。」於是擺上點心。二人用了些，又喝了奶茶，就過上房去了。那邊也傳了晚飯。誰知尤氏今日又輸了二十多弔，倒是璜大奶奶贏了十幾弔。至晚，二人回去。

玉釧笑道：「璜大奶奶的車錢有了。」於是又說了回散話，各自回房安歇。

過了四天，平兒同了巧姐回來，見了王夫人請安，都問了好。平兒又替王家道謝，說：「我到的那天，姑娘也到了他婆婆家，一同回來給太太請安，住個一個月二十天的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本來也總沒住家了。」巧姐笑道：「他們家也不知有多少事，不是這家娶媳婦，就是那家嫁女兒。又多有在鄉下住的，去一趟就得好幾天，我也想家了。」說著就滴下淚來。王夫人說：「不用傷心，明日歇一天，後日咱們瞧你太太去。」巧姐問：「怎麼沒見大娘啊？」王夫人說：「這幾天又犯了水飲了。」

巧姐說：「我去瞧瞧，還要瞧四姑姑去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吃了飯就不早了，索性明日再去罷。」玉釧問劉姥姥。平兒說：「今年八十六歲，還紡線呢，就是耳聾，要給太太請安來，怕車顛的慌。」又把鄉下娶親的規矩說了一遍，時已不早。王夫人說：「都歇著去罷。璉二奶奶想著傳車，後日出門。」平兒答應，眾人也都各自回房安歇不提。次日巧姐、平兒先到稻香村，蘅蕪院、櫳翠庵都略坐坐，就到上房去了。這日不必細說。

到了第二日，飯後，王夫人帶著巧姐、平兒往隱園看邢夫人去。這裡寶釵、如玉、文淑送太太出門。寶釵約了如玉去看李紈，玉釧說：「我也給大奶奶請安去。」於是一同到了稻香村。問李紈：「這兩日可好些？」李紈說：「吃了娑羅子似乎疼的好些。」正說著，湘雲扶了翠縷進來，大家問好讓坐。湘雲問玉釧：「你怎麼沒跟班？」玉釧說：「裡頭是增福、小四兒，外頭周嬸子、我媽，還有吳大娘。」李紈問：「管事奶奶也跟出門？」玉釧說：「因延壽病了，太太帶他去。」說著又問：「大奶奶不悶嗎？」李紈說：「你替我想什麼解悶？」玉釧說：「何不聽三奶奶吹笙？」眾人都說妙極，從沒聽見過。玉釧說：「有一天太太沒在家，我倒聽見過。」如玉說：「你還說呢，不是那天三姑奶奶看見，說了好些話。我再不敢弄那些玩藝兒了，二奶奶也聽見了。」說著眼圈

一紅。寶釵說：「他如今好多了，從前那脾氣，和趙姨太太還鬧呢。」李紈說：「今日解悶兒的事，不用告訴他就是了。」如玉被眾人逼不過，叫小丫頭取笙去。玉釧說：「我同你去。」不多時，只見玉釧同了雙紅進來，把笙遞與如玉。」如玉就問：「你作什麼來了？」

雙紅說：「不是叫嗎？」玉釧笑道：「是我邀來的。」這裡眾人才知是玉釧的矯召。如玉吹起笙來，玉釧說：「紅姑娘唱兩句給大奶奶解悶。」雙紅說：「自到了這裡，總沒唱，都忘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揀記得的唱兩句就好。」雙紅想了想說：「小姐，吹《尋夢．懶畫眉》那一隻。」眾人聽他叫「小姐」，都笑了。雙紅說：「叫慣了，改不過來。」說完，就整頓歌喉唱道：

最撩人春色是今年，少什麼低就高來粉畫垣，元來春心無處不飛懸。是睡荼璟抓住裙衩線，恰便是花似人心好處牽。

唱完，眾人無不誇贊。寶釵接過笙一看：「我當是漆的，竟是個墨玉的，實在滋潤！」湘雲便念：「漢殿夜涼吹玉笙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就知道董雙成，往前呢？」湘雲說：「自然是王子晉在緱嶺吹的。」李紈說：「沒見過兩個人到一塊兒，就拌嘴。」如玉站起身說：「大嫂子歇歇罷！」李紈說：「你們主僕可乏了。」寶釵說：「先請罷，我還和媽媽說句話呢。」玉釧說：「我跟三奶奶過去。」於是主僕四人一同去了。李紈說：「果然吹的也好，唱的也好。」又伸了三個指頭，「那位也責人太甚。」寶釵說：「一位太講究，一位不檢點，自然不合適。」湘雲說：「將才這支曲子，要是蕉下客聽見，還不知有多少話呢。」李紈說：「何必如此，放著好不好。」又坐了一回，釵、雲二位就回蘅蕪院去。

一進門，只聽一片笑聲，到了後屋見薛姨媽歪在炕上看妞兒跑著玩。見他們進來，推著薛姨媽說：「姥姥起來罷！娘也來了，姨也來了。」寶釵說：「傳飯罷。」於是娘兒四個吃了飯。只見寶玉、賈蘭進來，見桌上擺著自行人兒，就知是薛家送的，說：「姥姥怎麼不給我玩藝兒？」妞兒說：「哥哥拿去罷。」薛姨媽說：「不用給哥哥，等得了姪兒再給。」說的賈蘭不好意思。寶釵問：「你們打那兒來？」寶玉說：「稻香村瞧大嫂子去。早就進來了，聽見三奶奶在那，我不便進去，就到杏林坐了回子。後來聽見吹笙，就聽住了，你們都走了才進去的。」寶釵問賈蘭說：「三姑姑來了，可別提這些事。」蘭哥說：「母親也囑咐了。」大家又說了回散話，各自回房安歇。過了兩日，王夫人回來，李紈病也好了，一同接太太進房坐下。賈蘭問道：「昨日薛大舅差人來問太

太回來沒有？說有送的東西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什麼貴重阿物兒，要我親身接？蟠兒也是三四十歲的人，總是貪玩！」不知薛家送來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